

荒原的  
记忆

HUANGYUAN  
DE JIY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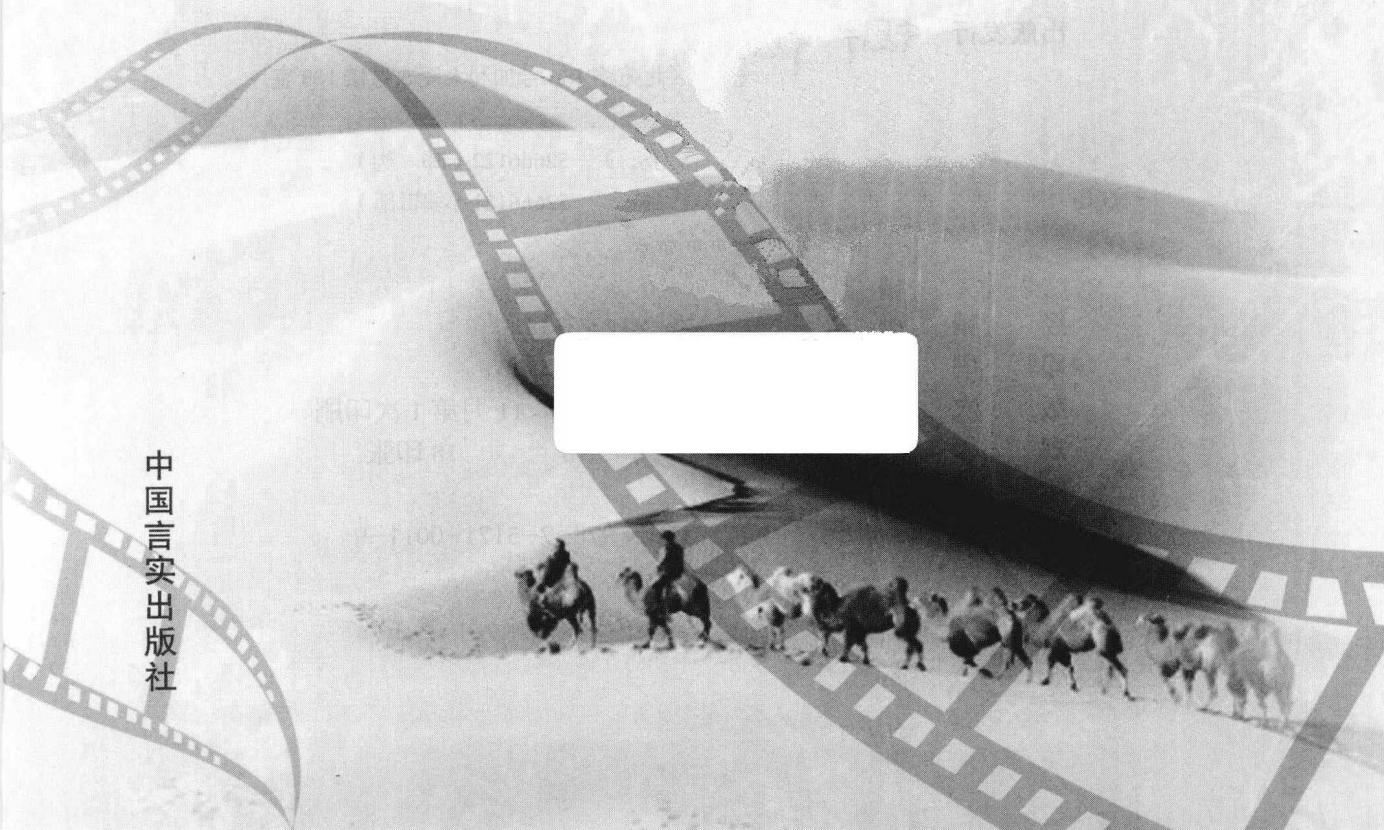
王文良 著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荒原的  
记忆

HUANGYUAN  
DE JIYI

王文良 著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荒原的记忆 / 王文良著. —北京：中国言实出版社，2012.11

ISBN 978-7-5171-0011-9

I. ①荒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电影剧本－作品集－中国－当代  
IV. ①I235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48623 号

责任编辑：周汉飞

**出版发行**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：100101

电 话：64924716（发行部） 52666122（邮 购）

64924853（总编室） 52666121（编辑部）

网 址：[www.zgyscbs.cn](http://www.zgyscbs.cn)

E-mail：[zgyscbs@263.net](mailto:zgyscbs@263.net)

**经 销** 新华书店

**印 刷** 成都蓉军广告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**版 次**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**规 格** 185 毫米×260 毫米 1/16 18 印张

**字 数** 450 千字

**定 价** 48.00 元 ISBN 978-7-5171-0011-9

# 寻找西部情怀

## (序)

西部片是我最喜欢的美国电影类型，不知里面的什么元素，总是萦绕于怀，难以割舍。在当下开放的格局中，东西方文化艺术相互交融、影响，人类共有的人文关怀、情感在撞击中擦出火花，升华为人们共有的精神高地，这一点，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是一致的。尽管美国西部片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，但它造就了一个时代的辉煌和记忆，同样也影响了几代人。好莱坞用西部片这一独特方式驰骋影坛，影响了东西方的电影制作，并且最终形成电影的一种类型。

西部片有一种英雄情结。在我们心中，英雄情结是我们自小到大都绕不过去的一种情感，或一种自我想象，西部片反映出的英雄情结，体现出的正义、善良、勇敢的人性光辉具有普世意义，而正义、善良、勇敢的人性品格在当下的时代也是不可缺少的。

不知不觉中，我所涉猎的剧作都和中国西部有关，狭义的西部，无疑就是古称“西域”的新疆地区了。宽广、豪放、荒凉、深邃、神秘，无一不能将其冠在新疆的头上。于是，我的剧作出现了西部的地域特征和人文情怀。“西域”历史的深邃，文明的久远，是世界至今研究的热点。但是，通过电影反映这一地区的情形似乎不多，无意之中，我的剧作涉及了这一区域，回头再论成败得失，除了勇气之外，与大多文艺作品一样，遗憾之处在所难免，却又同时发现勇气难得，于是就公之于世了。

西部的故事很多，可以探索和挖掘的素材不少，只是需要勇气和决心，更需要艺术修养和想象力。在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时期，文化繁荣的时代脚步已隐隐可闻，可以预见，西部故事将呈现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，重振西部文化辉煌并非遥不可及，而文化在西部发展进程中的作用，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渐显现，这

是必然的趋势。

电影剧作一直比较难以寻觅，可供借鉴的资料十分稀缺。毫无疑问，电影是一种艺术形式，基础是剧作，电影剧作是公认的最难掌握的艺术形式。照搬“他人”是行不通的，借鉴却是各国通用的做法，在现有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向前进步，是必由之路。电影在百年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其固有的模式，我们并没有超越，所以，借鉴仍然是继续下去的路径。任何艺术的发展永无止境，需要探索的未知还有很多，因此，既不能故步自封，也无须妄自菲薄。电影艺术方兴未艾，市场化不等于庸俗化，娱乐化不等于低俗化，流行与永久没有必然的联系，艺术自有它的规律和认知，能够经受时间的检验，应该是更高境界的追求。在西部文化发展中，仍需以百折不挠的勇气开拓前人没走过的路径，争鸣于西部热土，等候花开的时节。

作者

2012年11月

# 目 录

班 超 .....	1
大地回春 .....	29
丹丹乌里克 .....	59
迷失黑水城 .....	91
荒原的记忆 .....	121
京 娘 .....	151
千里走单骑 .....	180
伊尔噶依 .....	210
塔什萨依淘金客 .....	249
后 记 .....	281

# 班 超

字幕：公元 72 年 洛阳

## 1. 外景 街道 曰

洛阳城。街道上行人众多，店铺林立，班超穿行在行人密集的街道上。走过一个街口，不远是一处高大的建筑群，好多人围在一堵墙下看着什么。班超走上前去，挤进人群一看，是朝廷发的布告。

青年：“要打仗了，朝廷在招兵呢。”

老汉：“年轻人，快报名吧。”他对身边的小伙子说。

青年：“我还真想当兵，和匈奴干一仗。”

老汉：“匈奴扰我安宁，不打不行呀，我再年轻十岁，也会参军的。”

听着这些议论，班超转身离去。

## 2. 内景 官府 曰

班超走进官府，来到一处房间，房间里面已经有一些人，正在忙着自己的事务。

班超走到自己的书案前，从书架上拿下一些书简，研好墨，拿起笔抄写起来。

甲官吏：“听说，北方匈奴猖獗，在我河西之地烧杀劫掠，情况很糟糕啊！”

乙官吏：“唉！我朝自张骞凿空经营西域以来，疆域广大，事业兴旺，盖因王莽作乱，毁掉了西域的大好局面，直到现在西域仍遭放逐，听任匈奴掠夺。”

班超义愤填膺：“匈奴作乱已久，如今开始为乱河西，此乃我朝心腹之患，男子汉大丈夫别无志略，应当仿效张骞、傅介子立功西域，以取封侯。如何能长久在此干些抄抄写写的事情呵！”

几个人一听这话，互相看了一眼，脸上露出轻蔑的笑。

甲官吏：“班超，志气不小呵！”

乙官吏：“还想封侯，你是在说梦话吧？”

班超虎起脸，鼻孔里“哼”了一声：“小人怎么能知道壮士的志向。”扔下手中的笔，向外面走去。

## 3. 外景 校场 曰

校场，一处宽阔的空旷之地。报名参军的年轻小伙子站了一大片。一群武官坐成一排，一个年轻小伙子正在中间舞刀。远处，几个箭靶立在空中，十分醒目。

年轻小伙子收刀舞毕。

将官：“班超。”

班超：“到！”

将官：“出列。”

班超走出人群，来到中央，凝神看了看考官，随即走到摆放兵器的架子下，拿起一张弓，

将装满箭的箭袋系在腰上，回到场地中央。箭靶与射箭处大约有六十米的距离，班超搭箭张弓，在众人尚未回过神来之际，飕！飕！飕！一连射出三发快箭。随着箭矢的凛厉之声，只见箭靶中心三支箭扎在一起，一时众人鼓掌喝彩。

班超放下弓和箭，从兵器架上拿起一只长矛，霎时，在场地中挥舞起来。长矛呼呼生风，班超闪转腾挪，动作凛厉，场外不时响起喝彩之声。

舞罢，班超正欲下场，武官向场外一挥手，场外立刻上来四个士卒，手握长刀，将班超围住。班超与四个士卒搏击，没有多少工夫，四士卒被打翻在地。场外又响起一片喝彩之声。

#### 4. 内景 车都尉府 曰

窦固将军等众将官，正在府中考问应征之人。

窦固：“班超。”

“到！”班超随声出列。

窦固：“听说你此次比武功夫不浅。那么我来问你，匈奴为乱，国人看法不一，不知你有何想法，请如实说来。”

班超略一思忖：“我汉朝建立以来，疆域广大，国富民强。如今，匈奴作乱日甚一日，为乱河西，对我朝威胁日甚，如我退让，则匈奴气焰嚣张，得寸进尺。我朝当出兵讨伐，将其逐出河西，联络西域诸邦，以通旧好，合力围歼，定能将匈奴击退，保我河山无恙。”

窦固精神一振：“嗯，很好。那么……此次出击匈奴，应该如何出招呢？”

班超：“匈奴乃游牧部族，居无定所，长于骑射，游动性强。我朝若要出兵，当以骑兵突袭为上，以快治快，分而破之。”

窦固高兴地：“班超，你随我出征，共讨匈奴。”

班超跪拜：“愿随将军左右，击杀匈奴，为国效力。”

#### 5. 内景 班超的家 曰

班超叩拜母亲。

班超：“母亲，朝廷招募兵勇，前往西域作战。孩儿久困洛阳，以抄写度日，非我所愿。男子汉大丈夫志在千里，此次跟随窦固将军征战，使我长久以来的志愿得以实现。”

母亲：“你父亲、你哥哥在朝中做官，颇有声望。你却愿从戎，征战沙场。”母亲顿了顿：“人各有志，大丈夫志在四方，理应为国分忧，愿我儿奋勇向前，早报捷音。”

班超忧伤地：“谢母亲教诲。班超不孝，不能奉养母亲。”

母亲：“我儿不必牵挂，你哥哥、妹妹还在洛阳，我会好好活着的，你可放心前去。”

班超：“谢母亲！”

班超头伏于地，向母亲深深一拜。

#### 6. 外景 草原 曰

字幕：公元 74 年

[画外音]：公元 74 年，东汉朝廷决定对匈奴用兵。窦固任班超为假司马，率兵从酒泉出击匈奴呼衍王，占领其根据地伊吾庐。

草原上扎满匈奴的毡房，汉军骑兵排山倒海般压了过来。班超一马当先，挥舞钢刀，一连

砍翻几个匈奴。一时刀光剑影，血肉横飞。

匈奴招架不住，溃不成军。

### 7. 内景 车都尉府 曰

窦固坐在府中。

门卫禀报：“假司马班超到。”

班超进入府中，行礼：“将军。”

窦固：“班超，此次出击匈奴，取得重大胜利。蒲类海之战，你英勇善战、足智多谋，证明了你的能力。”

班超：“将军过奖。”

窦固摆摆手。

窦固：“如今，河西之道已经打通。然而，西域之地已久不通汉，需要使节前往疏通。匈奴已从河西退兵，道路畅通，我决意派你为使者前往西域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”

班超一下愣住了，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当他看见窦固将军信任的目光确定这个机会明白无疑地属于他时，他一下子涨红了脸，双手抱拳发出炸雷一般的决心：“卑职愿前往西域一行。”

窦固：“西域之地，路途遥远，城郭众多，情况十分复杂，出使使命，绝非一般。当年，张骞出使西域，一十三年才得以返汉，历尽艰辛，非常人所能及。”

班超坚定地：“将军，卑职久有此愿，男子汉大丈夫当效张骞、傅介子，立功边关。纵有千难万险，抛头洒血，不辱使命。否则，决不生入玉门关。”

窦固：“好。此次出使，无需太多人马，准备完毕即刻启程。”

班超：“遵命！”

### 8. 外景 戈壁 曰

一队骑兵在戈壁荒漠上驰行。骑兵队伍一身戎装，共有三十六人，另有部分马匹驮着补给的物品，跟在队伍后面。首领班超，四十岁左右，相貌敦厚，高大魁梧，肤色黝黑，比之他的任何一名部下，都要大出一围，一身戎装，目光锐利，他走在队伍的前面。

汉长城出现在戈壁之上，用黄土夯筑而成，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向前延伸。骑兵队沿着长城向前进走。

一会儿是丘陵，一会儿是戈壁，长城蜿蜒向前，不时可以看见巍峨的烽火台矗立在戈壁之上，为队伍指引着方向。

### 9. 外景 沙漠 曰

骑兵队进入沙漠，长城已不见踪影。一个部下脚下踩着一具人的头颅，惊恐地叫了起来，扑倒在地。其余的部下脸上也都变了颜色。班超走了过来，很镇静地把那具头颅托了起来，流沙如血，从七窍的黑洞里流出来。

班超用深沉的目光凝视着头颅，看了许久。

班超：“你是何许人也？是汉朝的使节，还是匈奴的士兵？是奔财的商贾，还是朝圣的僧人？不管怎样，能在这荒无人烟的沙海之上相遇也算有缘。汉使节班超率部下三十六人聚沙为庐拈草为香，遥祭你在天之灵。”

班超说完，刨开一个沙坑，把头颅放在里面，用流沙掩埋，聚起一个小小的坟堆，拽来三

根草插在上面，俯首三拜。

完毕之后，班超站起身来，对部下说：“我想没有谁准备与这具头颅做伴吧？那么就只有一条路：齐心协力，不畏艰险，完成使命。大家知道，我给窦将军表示过决心，此番西行，没有个满意的结果，我是不会生还玉门关的。”

部下齐声：“誓与司马同生共死，建功异域。”

骑兵们默默地走着。不一会儿，又见到了骆驼、马的骸骨。荒凉的古道上，显然来往走过了不知多少商旅、行人，为此付出代价。

骑兵队伍缓缓行走，烈日当空，只听见马匹浓重的喘息声，挂在马脖子上的铜铃饰物发出了零零铛啷的碰撞之声。一望无际的沙漠，骑兵一字排开，走在沙海之中，孤寂而渺小。

#### 10. 外景 戈壁雅丹 曰

骑兵队伍离开了沙漠，进入与之前不同的区域。前面隐约出现了一片城堡。一座座土垄兀立，形状各异的错列，仿佛进入了一个城堡。骑兵队在雅丹中穿行。雅丹群空寂幽寥，风蚀剥落的土垄，被大自然砍削的形态各异，骑兵们惊奇地四处张望。

#### 11. 外景 绿洲 曰

骑兵队走出了雅丹，进入绿洲，远处已经显出一片绿色的丛林了。

#### 12. 外景 鄯善 曰

鄯善城郭。城门用黄土夯筑而成，上面用木制材料搭建简易倾斜式门楼，上书“鄯善”两字。班超等骑兵依次进入城门，鄯善百姓十分惊奇地看着这支外来的部队，他们不时发出“汉人”“汉人”的叫声。

#### 13. 内景 王宫 曰

鄯善王宫。

仆役：“报告国王，汉朝使节到。”

鄯善国王十分惊奇：“快请！”

班超与从事郭恂三十六人走进王宫。

鄯善国王身着汉服，率领群臣接见班超一行。

班超：“汉使班超参见陛下。”行礼。

国王愉快地：“欢迎大汉使者来到我鄯善，请坐。”

班超：“本官班超，奉窦固将军之命，前来鄯善，以通邻居。”

国王：“大汉与鄯善阻隔长久，不知汉使此番前来有何贵干？”

班超：“西域久已是我大汉疆土，只因匈奴为乱，交通阻绝，多年失去联系，如今河西之路畅通，西域诸邦又可回归汉朝。”

国王：“鄯善乃一小国，久不通汉，闭塞日久，难得见到汉使。来人，好好款待大汉使者。”

#### 14. 外景 鄯善 曰

鄯善国的居民居住在一个城郭之内，城墙用黄土夯筑而成，围成一个四方之形，城中居民的房屋用树枝和黄土砌筑而成，十分简陋，高低错落。街道在居民的房屋之间自然形成，有一些居民来来往往。

班超等人骑着马在街道上走着，引来行人惊奇的目光。

### 15. 内景 馆驿 曰

馆驿是一个用土墙围起来的院落，有客房、马厩、议事厅。

班超、郭洵等人在议事厅。

班超面带疑问：“我们来鄯善已有些时日，为何几天不见国王之面？”

郭洵等人默不作声。

一部下：“司马大人，多日不见鄯善国王，仆从、侍者对我等态度突然冷淡，不似前日殷勤，多有怠慢之处。”

班超闻听此言，站起身来，面露疑虑之色，在房间内踱步思忖。左右之人看着班超。走着走着，班超忽然站住不动了，转过身来。

班超：“自我等进入鄯善以来，其对我态度反复无常，国王不见踪影，待客礼数不周，必然事出有因。我汉朝久不通西域，鄯善一直为匈奴所困，如今必有匈奴到来，鄯善国王犹豫不定，故而对我冷淡。”

郭洵：“这只能是猜测。”

众人一时都不吱声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班超沉着自信：“凡事要有先见之明，在事情尚未发生前，就要预料后果。现在情况变化已经十分明显了。”

左右将士面面相觑，露出疑虑之色。

班超：“传鄯善侍者。”

一士兵转身而出。

鄯善侍者进入议事厅，房间里只有班超一人，班超面色愠怒。

侍从：“不知大人有何吩咐？”

班超突然爆发，拍案而起：“匈奴部队已到此数日，他们现在哪里！”

鄯善侍从大吃一惊，慌忙间无以回答，以为情况已被汉朝使者知道，不由胆寒，战战兢兢。

侍从惶恐地：“匈奴的部队已到此三日，但不是我们叫来的，是他们自己来的。我们的王不同意他们在鄯善城里动刀动枪，所以才……”

班超：“所以才这么维持着，等我们一出鄯善城，匈奴人就大开杀戒？”

侍从：“这我就不知道了。”

班超：“匈奴有多少人？”

侍从：“说不准。但肯定比你们多，一二百人总是有的。”

班超：“他们现在哪儿？”

侍从：“屯兵海子北岸，距此大约有三十里的路程。”

班超沉思片刻，收起了怒容，上前拍了拍鄯善人的肩膀：“你是个老实人，我不怪罪你，但你不要把我们的谈话说出去，这对你没有好处，弄不好会掉脑袋的。”

班超转身取出两串铜钱，交给鄯善人：“你可以走了。”

鄯善侍从转身离去。

### 16. 内景 馆驿 曰

班超与一起来的三十六名吏士聚在一起，班超抓起酒坛，倒上一碗满酒，双手举起，面对

众人。

班超：“干！”

一行人端起酒碗畅饮。

班超猛地将酒碗一放，“砰”的一声。

班超长叹一声：“诸位都是胸怀大志之人，跟随我班超西出玉门，历尽艰难，原本是要成就建功立业的大事业，谁料想出师不利，尚未建一寸之功，却就要成为他人的刀下之鬼。想起来，实在叫人心有不甘呀！”

众吏士吃了一惊，纷纷道：“这是何故？”

班超只是摇头，并不答话。

一吏士：“大人醉了，不必伤感。”

众人：“对，对，大人喝酒，不必管它。”“只管喝酒，只管喝酒。”

班超挥手制止大家：“你们以为我喝醉了吗？实话告诉你们，匈奴的部队已经到了，就屯兵在三十里外的地方。匈奴的部队一到，鄯善王对我们的态度也便疏远了，应有的礼数也废弃了。现在，只要鄯善王一句话，我们就要葬身于匈奴虎狼之口了。大家说怎么办？”

众吏士一听，顿时酒也醒了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一吏士：“我们已到此地步，生死听从司马大人安排。”

众人：“对，听司马大人的。”“一切听从大人指挥。”“你要我们怎么办，我们就怎么办！”

班超站起来：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为今之计，只有乘黑夜用火攻击敌人，月黑风高好放火，也算天助我们。敌众我寡，只能智取。事不宜迟，必须即刻行动，趁着夜色，火攻匈奴部队的营地，使其不知我虚实。他们必然震惊、恐惧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一举歼灭他们。灭掉匈奴将士，鄯善王就会害怕，告成即可大功。”

一吏士：“这件事，应该同郭从事商量一下。”

班超厉声：“成败在此一举，吉凶取决于今日，郭从事乃文官，少见厮杀，如若听说此事，必然害怕而使计谋泄露。如果我们因此而死，没有任何名分和价值可言，这绝不是壮士所为！”

众人一听，觉得很有道理，随即齐声答道：“愿听从司马大人吩咐！”

## 17. 外景 城外 夜

夜色深沉，天空乌云弥漫，风沙尘埃满天。三十多名壮士骑马疾行。身披铠甲，手握刀剑，冲出鄯善城门，向黑夜深处跑去。

## 18. 外景 房屋 日

一个院落，有几排房屋，都是用苇子、树木搭建而成，里外悄无声息。外面的马厩里，一群马匹正在静静地吃草，匈奴并无防备，百余人正在房中鼾睡。

班超一行人从树林中走出，手抱树枝、干柴，堆放在房屋四周。几个士兵手持皮鼓在屋后树林中隐藏起来。几名士兵手持火把，将房前屋后的干草树枝点燃。正值刮风，火焰顺着火势升腾起来，一会儿工夫，烈焰滚滚，直窜屋顶，一瞬间便燃起了冲天大火。

屋内匈奴正在鼾睡，突然鼓声大作，一时惊醒，朦胧之中，只见火光四起，杀声震天，不知就里，顿时乱作一团。

手持皮鼓的士兵拼命擂鼓呐喊：“杀呀！冲啊！……不要放走匈奴人……”

屋内匈奴官兵乱作一团，黑暗之中，也不知武器放在何处，互相踩踏。

房门外，众将士严阵以待，匈奴余部抱头鼠窜。外面的士兵上前刀砍枪挑，穷追猛打，班

超亲自上前，接连砍倒几名匈奴士兵。

有的匈奴士兵全身是火，到处乱窜挣扎。

匈奴不知虚实，阵脚已乱，大部分人来不及跑出房外，大火已将整个房屋覆盖，大火熊熊，照亮了半边天空。从大火中跑出来的匈奴士兵，不是被砍杀，就是身着火苗到处乱奔，被火烧死。

### 19. 内景 馆驿 曰

天空湛蓝，风停云退。班超来见郭洵。

班超：“昨晚我已将匈奴使节百余人全部斩杀，以绝鄯善二心。”

郭洵吃惊地：“班司马独自行事，如有差失，如何交代？”

班超：“郭从事，你是文官，少见厮杀，我担心你害怕，所以决定乘匈奴部队立足未稳、情况不明之际，先行下手，否则，我们将成刀下之鬼。此事已完，你不必担心。”

郭洵听罢，面露喜色。

### 20. 内景 王宫 曰

班超带领几名随从来到鄯善王宫。

侍者报：“汉使到！”

众臣一起回头。

鄯善王态度傲慢，高坐龙位之上，居高临下，一脸冷漠。

班超也不说话，手提匈奴官兵的头颅当殿一摆，就站到了一边。

匈奴头颅滚动着，恰好在距鄯善王不远的地方停下来，裂眼龇嘴，十分恐怖。

鄯善王大惊，语无伦次：“这，这究竟是，是，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班超冷静地说：“这是王的老朋友，王怎么就不认识了呢？”

鄯善王：“哦，是是是，匈奴方面的使者，以前来过的，可这一回是什么时候到的，也不打个招呼？”

班超：“到了三天了，不仅打过招呼，还与王同宴聚欢呢，王的记性也有点太差了？汉使班超正告鄯善王阁下，匈奴与我汉朝不共戴天，本使者替天行道，为我大汉除害，也为了鄯善国的安宁，将这个祸害结果了。当然不只他一个人，还有他的部属近 200 人，全部结果了。”

鄯善王大惊：“全部？”

班超：“全部。一个不剩。”

鄯善王：“就你们这几十号人？”

班超：“是的。三十六人，不多不少。王，兵不在多而在精。三十六人，灭国破城胸有成竹，况区区匈奴盗贼乎？”

鄯善王离开龙位奔到班超跟前，跪伏于地，众臣见状，纷纷跪下。

鄯善王：“鄯善久为匈奴所困，只因人单力薄，无力自保，不得已而归附，大汉英勇无敌，从今往后，鄯善愿归附大汉。”

班超：“王请起。”班超弓下身子搀扶鄯善王。

旁白：班超降服鄯善，朝廷传令嘉奖，并晋升班超为军司马，负责处理与西域各国交往中的事务。

## 21. 内景 皇宫 曰

字幕：洛阳

汉明帝坐在朝堂之上。一班文武大臣分列在阶下。窦固出班。

窦固：“皇上，班超此次出使西域，威震鄯善，鄯善愿与汉朝修好，远离匈奴挟制。可以再派使节出使西域诸国，驱逐匈奴势力，扩大汉朝影响。”

汉明帝：“长久以来，我大汉国力衰弱，无暇西顾，为稳边关采取和亲政策，以图安抚北方匈奴，以保无恙。然而，匈奴势力膨胀，得寸进尺，不断蚕食我领土，骚扰百姓。如今我大汉国力昌盛，兵强马壮，打败匈奴正是时机。壮士有如班超，胆识过人，神勇无敌，为何不派他去通使西域诸邦，却另外再选人呢？可以班超为军司马，通使西域诸邦。”

## 22. 内景 班超家 曰

班超向母亲辞行。

班超：“母亲，此次出使西域非比前次。路途遥远，时间久远，吉凶难以预料。”

母亲：“母亲深知边关艰难，不知我儿可有准备？”

班超：“母亲，前往边关，立功绝域，是我久已具有的志向。此次将带夫人同行，此后不能侍奉母亲，是我牵挂之事。”

母亲：“我儿放心，但去无妨。希望你立功疆场，不枉此生，报答朝廷知遇之恩。”

班超握住母亲的双手，久久凝视着：“谢母亲。”

## 23. 外景 古道 曰

班超一行30余人，还是原来的人马，只是队伍中多了一个女人，这是班超的夫人。队伍依然全身披挂，策马行走在古道之上。马队之中，有不少驮着物品的马匹，预示着这支队伍在远行。

## 24. 外景 绿洲 曰

骑兵队伍行进在西部沃土之上。远处是巍巍耸立的昆仑山，周围红柳遍地、胡杨茂盛、芦苇丛生，一派西部绿洲特有的景象。

## 25. 外景 绿洲 曰

马队在绿洲上行走，不一会儿，路边出现了一个路牌，上面写着两个字：于阗。

## 26. 外景 于阗 曰

一行人马进入于阗城中，队伍在热闹的街道中穿行。于阗比鄯善大许多，建筑式样大同小异，黄土夯筑的城墙，民房依然是柽柳、芦苇合着黄土修建的房屋。于阗城中的人们都以好奇的目光打量着这群异域之人。他们仍然可以认得出来，窃窃私语：“汉人，汉人。”

## 27. 内景 王宫 曰

于阗王宫。

国王广德及众臣在朝堂之上。

一官员奏道：“国王，汉朝使节班超已到于阗。”

于阗国王并没有显出惊讶的神色，略略皱了皱眉头：“汉使有多少人呐？”

官员：“三十六人。据说天气炎热，路途难行，损失了三人。”

国王：“让他们在馆驿休息吧。”

官员：“是！”

## 28. 内景 王宫 曰

国王广德及众臣在朝。

一官员：“国王，巫师求见。”

国王：“快请！”

只见一个装扮奇特的女巫走了进来，见到国王，行拜见之礼。

女巫：“尊敬的国王，听说汉朝使节到了于阗，并带来了不祥之物。”

国王一惊，随即问道：“噢？何为不祥之物？”

女巫：“在那汉使一行之中，有一匹黑马，此马即为不祥之物。”

于阗王面露忧虑之色：“这如何是好，请大师指点。”

女巫：“请国王命人将此马取来给我，即可降难免灾。否则，将给我于阗带来灾祸呀！”

于阗王一听，立即吩咐道：“即刻遣人前往馆驿，向汉使索要黑马。”

## 29. 内景 馆驿 曰

班超下榻处，是一个庭院，有居住的房屋，还有马厩。

于阗官吏进入馆驿，见到班超，行礼毕。

官吏：“班大人，于阗巫师已知道汉使带来一匹黑马，国王命我前来索要此马。”

班超眉头一皱：“不知于阗巫师何以知道我有一匹黑马，西域之地，好马遍野，为何索要此马？”

官吏：“巫师占卜预言，你们所带黑马乃不祥之物，得罪于上天，降怒与汉使，给我于阗带来灾难。”

班超冷笑一声：“于阗境内马匹无数，何故我带来区区几匹马就成了灾异，不知此言从何而出？”

官吏：“占卜之言多有灵验。此马须为巫师所有，才可免除灾难。”

班超听罢，知是有意找茬，便不露声色，抬眼瞧了瞧官吏。

班超：“占卜之言如此灵验，竟博得你王相信，不知预言此事为哪方人士？此马既然属于女巫，那就应该让女巫本人自己来取才对。”

官吏点头：“好吧，我这就去请巫师。”

官吏退出馆驿。

## 30. 内景 馆驿外 曰

班超把黑色的马匹拴在驿站院子中央，并且打扮一新，等候女巫的到来。

官吏与女巫带着一帮人来到馆驿。陪同女巫前来的竟是于阗王广德。

女巫看见黑马，故作姿态围着黑马绕了一圈。

女巫：“正是此马，来自东方，是一灾物，只能为我所用。正是此马！”说着，伸手欲牵马绳。

班超用手挡住，问道：“此马确是灾物？”

女巫：“正是。”

班超：“此马却不是从东方而来。”

女巫面露疑惑之色。

班超用手一指不远之处的马厩，里面有一群马匹，正在吃草，其中也有一匹黑马。

班超：“它，才是我带来的马，这匹马却是于阗本地之马。”

女巫看看这匹马，又看看马厩里的马，回转身来看看于阗王：“不，就是这匹马。”说着就要伸手牵马。

班超伸出马鞭拦住了她：“你要牵马？”

女巫：“是呀。这是上天赐予我的！”

班超：“上天可没有对我讲。”

女巫：“你这么说，上天是要惩罚你的。而且，我有巫术，想叫你今天死你就活不到明天去。”

班超冷笑：“今天我便先叫你死，上天也救不了你的命，我说这话你信不信？”

女巫：“你，你想干什么？”

女巫觉察不妙，倒退着要往于阗国王身后躲，班超迅如闪电，抓过女巫，拔剑一挥，只听一声惨叫，女巫的头颅便滚落在地下。

班超用衣袖拭去剑上的污血，收剑拱手行礼对于阗王说：“女巫妖言惑众，害人不浅，班超实在是忍无可忍，仓促之间来不及告王，请王见谅。想这黑色战马，乃我朝天子亲赐，岂容女巫胡说八道。欺马就是欺汉，决无存活之理。”

于阗王广德的脸都吓白了，嚅嚅而言：“于阗国愿与汉朝修好。”说毕，就惶恐万状地领着一帮人走了。

### 31. 内景 王宫 曰

于阗王召集王族重臣紧急议事。

于阗王：“汉朝使者到此多日，目的是与我于阗通好。我等听信巫师之言，得罪了汉使，如今班超将女巫斩杀，乃向我传出警告之意，不知各位有何想法？”

一大臣奏道：“大汉有意与我于阗通好，并无劫掠杀戮之事。班超骁勇，鄯善已经归附。于阗久受匈奴之苦，不得已而归附。如今汉使到来，何不趁此机会击杀匈奴，与汉通好，以求大汉保护呢？”

另一大臣：“于阗与汉朝久有联系，只是苦于路途阻绝，难以沟通，如今匈奴败走，正是我们联合的机会呵！”

于阗王广德叹了一口气：“于阗久为匈奴所困，无力自保，百姓负担沉重，归汉之心是我于阗早已有的愿望呵！”

停了停，于阗王接着说：“我听信巫术，得罪汉使，做下糊涂之事。传令，将匈奴使节立即斩杀！”

### 32. 外景 于阗中央广场 曰

于阗国举行归附汉朝宣誓仪式。

于阗国王广德及王族重臣站立广场中央，班超等汉朝三十余人一同站立广场中央。广场四周站满了于阗的百姓。

于阗王走出人群，面向众臣及汉使，大声说道：“于阗久为匈奴所困，国小人微，不能抗

拒。如今有大汉撑腰，定将匈奴斩杀驱逐，重见天日。”

众人齐呼：“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”

于阗王：“于阗乃大汉国土，自今往后，我与大汉永世修好，绝无二心！”于阗王高声呐喊，高举双手。

众人齐呼：“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……”

于阗王走到人群里，将一位年轻的小伙子拉出来，走到班超面前：“班将军，这是我的儿子，今天就交给你，作为质子带回汉朝。”

### 33. 外景 戈壁 曰

〔画外音〕：公元 74 年，班超率领于阗的部队往疏勒进发。

戈壁滩上，车轮滚滚，旌旗招展，铠甲林立，威武雄壮。

班超全身披挂，骑马走在队伍中间。

一士兵骑马跑到班超面前禀报：“班将军，疏勒离此还有九十里。”

班超下令：“停止前进。”

行进中的队伍停在路上待命。

班超：“田虑何在？”

只见队伍中走出一骑，田虑来到班超面前：“将军有何吩咐。”

班超：“你先行前往疏勒劝说国王兜题投降。兜题原本不是疏勒之人，为匈奴所立，疏勒国人知我汉军已到，必不听从他的命令，如若劝降不成，便可执押起来，我大军随后就到。”

田虑：“遵命！”

田虑自率一队骑兵向前方奔去。

### 34. 内景 疏勒 曰

王宫。

侍从禀报：“国王，汉使节田虑求见。”

国王：“有请！”

田虑走进王宫。田虑身材矮小，身体单薄。兜题见状，立刻面露轻视的神色。

“参见国王。”田虑上前行礼。

国王：“免礼。”

田虑：“汉将田虑奉军司马班超之命，前来拜见国王。”

国王：“汉使来我疏勒，不知有何贵干呵？”

田虑：“大汉通使各邦，所向披靡。鄯善、于阗、迂弥诸国都已归附。河西之战，大败匈奴。如今，内地与西域道路畅通，驱逐匈奴，深得人心，请国王认清形势，早日归附。”

国王鼻子里哼哼两声：“汉使区区几十人，不远万里来到疏勒，势单力薄，怎可与匈奴大军抵抗。只怕匈奴大军到时，汉军在此难以久留。”

田虑：“国王，西域版图早已是我汉朝之内属，汉朝与西域诸邦久已通好，西域之地早就在我都护之列。只应匈奴为乱，暂断联系，怎可久事匈奴，自甘为人奴役之理？”

国王并不答话，露出很不耐烦的样子。

田虑看其神态，知其没有投降归顺之意。乘其没有戒备之际，迅速冲上前去，兜题尚未反